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九

墓誌銘十

秀才孫含妻王氏墓誌銘

吾師少師高陽公之第四子曰鈴字咸若喪其妻王氏排纘行事數萬言函書四千里而乞銘于余其言曰鈴之妻故山東布政司布參議王公諱輿之之女保定之博野人也王公與吾父同舉於鄉聞其賢故委禽焉年十五歸於我歸之日吾母方在殯去笄而髽以庀喪事蓋三年而後成婦自虞及祥每祭必哭悲其不逮事吾母

也以不逮事吾母而悲則其事吾父者夙夜敬共其可知也歲辛酉虜陷遼陽巨家多盡室南奔王氏曰我少婦也其可以流離道路爲旅人手指其所居之室曰此吾死所也吾父在閫門邊吏有致餽者聞而嘆曰翁手握重兵閫方有晉陽之慮此何爲者得無閒以嘗我乎鋊斥其書而還之入以相告而後喜可知也已已之役吾父聞召卽行鋊從而後每相視輒攢眉嘆息鋊將取海道而東趣爲辦嚴曰今而後不敢以君爲不丈夫矣孺子語牽衣而哭妻含淚撫之

而勉向鈴曰觀孺子于君知君之爲孺子矣吾能爲君撫此兒君行矣君自了爲兒事耳其性識明而知道理類於古之賢明貞順者如此其它婦德未可悉數也鈴欲以文墨自奮不就尚竇㾭又不幸屢困鎖院妻壹以勤儉自將帷堂而斂猶用嫁時之衣補綴之跡斑然其生時可知也妻以崇禎七年十二月辛年三十有一八年二月葬于西原先夫人之墓側生男子三曰之浩之涪之涫生女子三殤其二既葬吾父命鈴曰吾老矣過時而悲不忍志也吾門人唯錢

氏爲銘文取信來世汝以屬之其可銘是以請於子子其無辭謙益曰吾師以朝典治其家其居處雖燕必嚴子弟無敢妄舉足發聲生子之妾每晨見必扣頭退而却立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嘗數王氏女旣賢又服習其儀法故珩璜琚瑀之節動而合禮至於以大義相夫敦迫之以將父黽勉之以報國慷慨倜儻雖須眉丈夫有弗如斯可以爲難矣抑之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人知王氏之賢雖鳴交儆以

成其夫而不知其夙興夜寐修子婦之職於吾
師之戒戎作逷蠻方實有助焉古之君子敘次
閨門圖史之事往往舉細以徵大由近以稽遠
吾爲斯銘以謂因其婦之賢而吾師之所以自
家刑國者庶幾可以觀可以興也銘曰
瑯邪之媛兮高陽之子顏如舜華兮車服有煒
髮鬒峩峩兮紒而去纚衰麻始歸兮裙布沒齒
軺車燕山兮樓船遼水送君長征兮不悲而喜
一歌陟屺兮再賦如燬冠裳巾幗兮孰與彼美
德音孔嘉兮昭示無止我誦抑詩兮敬告彤史

江母金孺人墓誌銘

崇禎丙子六月初三日錢塘江生之漸之母金孺人六十初度漸之從兄浩爲文以壽孺人讀之而喜退而手一編命之漸曰我甲子一週矣念兒輩俱長大漸望成就而我精力日衰一生辛苦兒輩多未悉偶爾錄出使汝等知我立心無欺成家不易益敦孝友努力向學以副予懷言雖不文字字眞切汝等念之我父文學公歿時我纔八齡母爲胡端敏公孫女母子相依煢煢孤苦辛卯正月初六日歸於汝父是時我年

十五汝父三十有三汝前母郭孺人有女少我二歲汝父才名籍籍交遊頗盛氣豪性剛我以年少不更事女子事之賴長女恭敬純孝有若親生嘗維持左右我此亦我之幸也壬辰生女大九姑甲午生一子未彌月殤乙未又生一子未週歲復殤丙申汝父置妾成氏是冬長女出閣遂無維持我者我又連喪二子心碎腸裂苦難盡述丁酉汝父中順天鄉試成又得孕我心稍寬戊戌成氏生子之淮我心甚喜提携懷抱不知其非巳出也壬寅生女定姑丙午成氏生

女小九姑丁未定姑殤大九姑出閤戊申生子之浙己酉成氏生子之漢庚戌三月汝父病劇九月初九日遂遭大變我痛苦幾絶每欲從之地下念兒輩俱襁褓只得苟延餘生甲寅成氏病歿以荒親俗例爲淮兒娶許氏媳浙兒已七歲亦能服齊衰哭庶母隨兄行禮我治成氏喪不敢薄薄成是薄汝父故不敢也辛酉淮兒分居癸亥浙兒入泮小九姑出閤甲子浙兒娶虞氏媳丙寅分居丁卯始得觀場我心稍有望矣是年漢兒娶姚氏媳戊辰亦分居汝父所存房

產不敢纖毫有私他日見汝父于地下庶幾無
愧巳巳陳氏甥女隨婿赴京以家事托我甥女
視我猶母我安得不視之如子二載南還分毫
無失如未嘗出門者亦我盡心之一事也是年
冬汝父始得葬地此我二十年未了之願我不
信堪輿之言將汝前母合葬淮漢生母祔葬左
肩之下他日入地可稱骨肉重聚矣庚午浩姪
携家入横山浩自幼失母我見其聰慧德器非
凡愛之如子是年復發猛如此我尤驚喜亟令
浙兒入山同學城中諸事不待浩請力爲任之

今六年於此矣乙亥冬浙兒補廩栩孫入泮是我極喜之事獨念漢兒攻苦未得同遊學宮殊爲不快倘浙兒秋闈得雋當好料理汝弟之漸再拜受而藏弆之未五旬而孺人卒丙子之七月十六日也將葬之浙屬浩述孺人懿行謁銘於余嗚呼孺人之自述備矣浩之言何以加諸余又何以加諸孺人之言曰言雖不文字字真切天下之文章孰加於此余讀晉史至夏侯孝若庭誥諸弟規摹五典未嘗不爲之失笑也故於孺人之誌詳舉其誥子之文不易一詞不獨

昭於女史亦以具訓於世之文士焉耳孺人祖諱鍾工部員外郎父諱湯邑庠生其夫諱鑾宗伯文昭公五世孫也葬以十月某日在妙因山郭孺人穴右如孺人之言銘曰
文昭之文詰曲聱牙孺人失厥詞作誥厥家端敏之端閨壼著敎孺人循厥軌厥聲彌劭舊史考德敢告彤史克昌厥後是在其子
顧母張太宜人墓誌銘
張太宜人者故南京太常寺卿顧公諱雲程之少室陝西副使贈太僕寺少卿大章國子生大

韶大夏之母也太宜人本吳中名族徙居常熟父母奇其祿命欲以予貴人太常已登賢書元配周淑人無子遂以歸焉孿生太僕兄弟家貧不能僱乳媪淑人與太宜人交乳之人以爲難用太僕刑部覃恩封太安人加封太宜人崇禎庚辰七月十八日卒享年八十三十二月十五日祔葬於虞山北麓之祖塋太宜人溫恭敬順動有禮法太常居官所至省廚傳節供億太宜人在諸姬中靜約性成不煩鐫譙太常備兵霸州太僕南闈捷書至材官健兒摵門讙賀家人

傔從呼囂蹴踘太宜人領之而已太僕之遭奄禍也邑屋兇懼一日數驚太宜人督課婢妾篝燈夜織怡怡然無有所事者太僕歿太宜人享二子之養早起晚食堅强暇豫又十六年而歿嗚呼斯可謂之考終也矣余讀晉列女傳周顗母李氏冬至置酒謂爾等俱列顯位吾復何憂其子嵩以謂兄弟抗直俱難免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後果如其言太宜人之事太嘗與李夫人所謂屈節作妾爲門戸計者何異再膺封誥命服在躬與李夫人冬至置酒時何

異及太僕遇禍辛依二子以老未知伯仁之母
安嘗委順能如太宜人否要其家門隆替暮年
晚景約畧有相似者余家與太嘗父子祖孫交
三世矣余與太僕同難僅而不死於太宜人之
葬執筆而爲之銘有餘痛焉銘曰
有特者夫周晃殷冔有壯者子碧血青史於惟
宜人不震不驚白髮素襦壽考康寧我作銘詩
俛仰永歎媿彼周母管彤有爛

孺人趙氏墓誌銘

崇禎十二年春長洲蔣鑛公鳴謁余而請曰吾

妻之亡也在石埭廣文之學舍吾不獲視含也
其葬也十年矣吾將謁銘於子逡巡四年而予
有縲絏之禍甚矣吾妻之窮也今予既免矣吾
妻之墓木已拱而吾亦已老矣及我之身而得
銘焉以慰吾妻於地下庶其有辭於慢葬乎嗚
呼予忍不銘孺人姓趙氏家世嘗熟人吏部左
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毅諱用賢之女母陳淑
人文毅之後妻也公論江陵奪情杖闕下孺人
年四歲悲啼宛轉爬搔血肉公委頓中顧而憐
之陳淑人教子女頒禮甚嚴公獨憐愛孺人時

時抱著膝前也年十七歸公鳴公鳴才名籍甚
其舅憲副公喜曰兒能讀吾書婦能持吾家吾
老人可以安枕矣公鳴數蹭省門不見收晚又
數困南宮孺人嫁時裝送甚盛黽勉數十年故
衣敝中僅有存者孺人怡然曰為貧士婦當如
是也公鳴性闊達少厓岸孺人規之曰先文毅
腊肉至今藏弃匣中君其勉之毋負男子七尺
也公鳴感槩立節歷郡縣皆有聞而孺人已前
卒矣孺人年四十有二生一女嫁王偲三子汭
沆澧皆生孺人没後長子汾孺人所抱也葬在

堯峯嘗過宋春官侍郎賜塋之旁余少與孺人兄弟游因得交公鳴知孺人内行爲詳公鳴爲諸生赴舉孺人典衣治裝行信宿矣一日之别墅則公鳴方召傳徒挾妓女呼盧浮白祖跣酣叫見孺人來皆驚走問橐中装曰盡矣孺人泣下脫頭上簪質錢更遺之余與公鳴談讌輙舉以爲笑然亦可以觀孺人也銘曰

妻道有終匪曰無成風雨寤歎契闊死生旨蓄御窮亦有故舊雞鳴儆戒亦有朋友辛勤黃土容華一丘雖有姬姜嗟命不猶忠臣之女才士

之妻敢告管彤我銘在斯

翰林院編修趙君室黄孺人墓誌銘

崇禎辛巳十二月翰林院編修趙君景之葬其妻黄氏於桃源潤祖塋之左手疏其内行而來請銘曰吾妻故廣東左叅政諱時雨之孫女也年十八歸於我既饋而公姑交賀長舜之間斷斷如也先大夫以官減産不能保吾祖文毅公之故第士春析居窮巷衡門兩版黄氏怡然處之歲莫稱責典庫書契滿箱篋指而笑曰此累累者與君所課業孰多士春每下第必好語相

慰藉甲戌歲北歸迎而歎曰君故當上第我命
薄累君耳我死君必速飛然我之病病矣累君
不又矣言已悽然而泣乙亥五月十一日卒年
三十有六又三年而士春舉進士及第詩有之
以我御窮追思吾妻之言未嘗不爲之流涕也
少工楷法讀書通曉大義庶出之子病窮百衛
以治之已子殤弗恤也鄰媪來唁曰二子病一
子殤妻謂之曰獨不曰二子病一子差乎先大
夫宦不達士春又倦游里黨有加於先大夫者
士春根欲死之黃氏從容語曰君父子兄弟家

庭相告語何如一旦欲爲是人死乎天道不遠必有以處彼君無代大匠斲也已而果然其識明而知道理皆此類也先大夫命士春曰汝妻從汝於囏難不可忘也高祖墓傍崖勢蜿蜒而下吾母陳夫人權厝焉其歸汝妻骨於斯今黃氏葬有日矣而先大夫已棄諸孤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不獨以慰亡者於地下亦先大夫之靈所陰慶也謙益曰余與趙氏交三世矣知其家世爲詳文毅公之拜杖也刲股肉如掌陳夫人攢而藏之以示子孫曰此忠臣腊也景之之妻

雖未見景之之甲第與其言事然直臣淑媛再世相望今得相從地下道家門之世美頌人主之寬恩知其必執手而相幸也陳夫人權厝之地茲惟墨食若有待焉豈偶然哉孺人生二男一女男曰延先萬林女嫁某庶出子曰瑞南女字某銘曰

桃源之阡北山麓山隨岡廻翁穆卜藕衣綦巾冕所服展衣闕狄神爾穀

湯孺人墓誌銘

新安之富家行賈多在武林其丈夫十九居外

買田宅置家室治生産與其家等其習俗然也
於是商山吳長公諱某娶於畢無子復娶仇於
武林已又助之以蔣以孫蔣與孫皆抱子矣孫
之子次公諱某娶於黃舉二子畢母得晨夕弄
孫自娛而三母之在武林者莫適爲婦也次公
游吳門聞湯氏女賢不肯配凡兒遂委禽焉既
饋而專家政內庀甘旨外應賓客專柔共勤無
不順適爲三姑之婦交口而稱之皆曰事我者
當如此也次公病革孺人籲天請代若病狂易
次公忽馮而語曰我以某日死若亦從我去矣

佽毋號曰若孺子何張目曰若是則期以三年俄而凶問至後三年崇禎戊辰十二月孺人果卒享年三十孺人生三子長維祺次維藩維則皆爲諸生維藩後孺人十年卒孺人教其子有儀法維祺維則皆束修好古有聞於時將歸孺人之喪於新安厝於山東之月角而謁余爲之銘余聞諸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范武子以謂臣子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也太史公論妃匹子姓而歸本於孔子之罕言通幽明識性命則益難言之矣孺

人之賢也而助蘧氏之萿詩所咏實命不同者乎次公之馮而語也以言受命也婦之受夫命侔於天矣君臣之際何獨不然有子而賢又能誦文以示永久斯所謂成子姓而要其終者歟方諸日月茉莒之詩其又可勝歎哉葬以崇禎辛巳十二月朔余之敘而銘也惟十月朔銘曰

吳門生武林死葬新安返宅里風蕭蕭旌靡靡嵬搖搖渡黟水天星迴月角起伏樂康承靈祉述墓文訊女史夫人兮有美子

張母黃孺人墓誌銘

崇禎九年仁和張秀才岐然之母終於內寢先三日訣別諸內親以學道相勸勉先一夕具沐浴焚香然燈闃旱鐘聲扶掖起坐項背山立雙趺儼然及大斂手足柔輭容顏香潔四衆炷香頂禮謂杭城有善女人往生西方得未曾有次年祔於其夫之阡于是岐然撰行述而乞銘於余曰先母故江西叅議黃公諱汝亨之長女也六歲喪母六年不茹葷血事繼母至孝撫弟妹如成人十六歸於我而先君病甚母割股肉食之良巳遂茹齋素以終其身先君没岐然生十

三年每夜跪而祝曰吾不願是子富貴願是子長大親近好人岐然稍長好徵逐游戲痛飲叫呶母苦禁之不可爲之擇婦命之取友更數年痛刮磨豪習折節讀書而後母喜可知也祖母思念先君時時撫岐然而泣母慰解以西方之旨遂通彌陀金剛楞嚴法華華嚴涅槃諸大乘經因悟禪家直指見性之旨外祖以文章意氣自豪左官家居悒悒不得志母勸以性命之學以爲言語思惟所及之道理不可以破生死之障感槩奮激所竪之名行不可以斷生死之流

凡世間文人才子詩酒花月纏綿駘蕩之氣息與夫名場恩怨府是非人我恩雠鬪諍之結習皆流轉生死之根一切埽除淨盡而後可以了生死一大事外祖驚歎曰此吾晚年師資不徒畏友也母身無鮮衣篋無長物恭敬莊强終日斂容危坐處妯娌訓女婦御婢妾必教之損衣樽節儉素以爲兒女子淫佚驕痴熏心積習未可驟去姑以世法籠絡曲坊而徐殺之然後誘掖奬勸漸入佛智臨終正定脫然於夜旦之際葢得力於此也母之知夫子久矣每以岐然食貧

素居不得事夫子爲恨得夫子一言以銘不惟母之節行賴以不朽且使末後一著有以勘辨證明知夫子所不辭也余嘗論之女子之有櫛縰笄總衿纓綦屨之制箴管縏袠具有儀則即佛氏之律也其有左右圖史珩璜琚瑀之訓德容言功昭於管彤即佛氏之教也賢明貞順婉娩柔則其守律守教也不啻金科玉條吾徵其修習可以漸而趨淨烈婦孝女斷肌截鼻其護律護教也不惜頭目腦髓吾判其決定可以頓而之禪要其指歸豈有異哉今之女子亦閒知

求出世法其執相而求之膜拜禮誦㫖勤布施
蓮花其口紫棘其心一切女人相宛然在也何
況生死其破相而求之脫落儀範剽竊文句掠
婆子之機鋒拾團欒之語話此入地獄如箭射
者也何況於出生死蘇張母之道女律即佛律
也女教即佛教也蘇是以超禪而之淨一切教
相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譬之首千里之修塗母
既導其前路矣又何患乎南轅而北轍哉嗟乎
今之魔民狂禪矢口喝棒影宗而背教者皆是
母之發明心地不知以何因緣要自大乘諸經

漸次悟入此末法中現女人身具正知見者也其外行則守敎而護律其內心則趨淨而之禪此現女人身而爲女人說法也其生平則顯敎而隱禪其末後則闕禪而示淨此現女人身而爲男子說法也然則母之往生何疑求往生者其當以母爲導師又何疑余又何愛其葛藤之言不一爲勘辨證明也哉岐然之述不具載母生卒之年月與其葬地子姓之詳如母者生無生死無死以樂邦爲國土以法喜爲眷屬是故岐然無事於述而余亦不得而詳之也孫之鍈

曰
在世間法女宗母師出世間法禪教律師優曇
鉢花示現世間甚難希有一昔而萎我言無愧
諸佛在玆附諸往生之集後五百年其尚弗迷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九

墓誌銘十一

隨州知州贈太僕少卿徐君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獻曹二賊攻陷隨州知州事徐君死之君將行戒其子肇森肇梁曰賊隳突襄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鄖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寢也梁也行扞牧圉以佐守森也居斥家貲以益軍吾必死于此無返顧矣十三年十月莅隨朝國人而誓戒之歃血於關壯繆廟要以必死修城濬濠柘羊馬墻抽壯勇庀礮石䘏饑

寒乎振糶府庫匱乏則捐家財給之民和而奮
咸有固志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
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爲死所矣明年
四月賊陷襄陽躪德安購獲細作要遮捕斬賊
知有備棄疾于我悉衆力攻閒使三走郢告急
巡道趙某抵其章于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
兵援隨趙勒之守郢留弗遣君不食二日不解
甲五日再盟于壯繆大臨以告哀二十五日賊
急攻南城潛師八道隨北城以入君遣犂棵埋
州印廨後東墻下勒馬巷戰矢貫於頤刀屬于

頰眼鼻橫斷墮馬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㡪鋌悅銜于袖賊栰之不得鈹刀交下陷胸斷股而死肇樑趨至拊尸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妾趙氏王氏臧獲十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斷其八指罵益厲賊刃之推土石碎顱而死君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屍斂之趙氏屍與申姑相抱不解胸著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遂併棺以斂而肇樑屍卒不可得巡道以阻援自諱也欲沒公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

撫按乃上其事肇森亦詣闕陳請 天子贈君
太僕少卿賜祠祭廕一子入監視天啓中張輿
文振德倒而少殺焉惟守隨之事與睢陽興睢
陽江淮之前障也拔雍而扼睢則可以通南北
隨承天之後翼也越隨而保郢則無以蔽 陵
寢捐必死之身委必破之城俾其專力致死陷
隨之後兵鈍氣單橫折而去而 陵寢晏然無
恙君之志遂矣後二年賊再至漢東無藩籬之
限原廟震驚然後知君之以死據隨與南陽之
據睢一也嗚呼護 陵之功守隨爲大失隨之

罪絶援爲大今也賞靳于守死罰佚于擁兵國論僨錯而盜賊滋不可撲滅則豈非謀國者之咎哉君諱世淳字中明五代時始祖崇自海州徙淮安三傳南唐左嘗侍鉉從廣陵唐亡入宋二傳翰林學士適徙盱眙其二子從高宗渡江徙越雜居山陰海鹽洪武初諱士金者贅嘉興之白苧鄉遂爲嘉興人六傳爲雷州府同知諱學周生南京兵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諱必達而公其冢子也尚書偉望碩儒爲時明德公胚胎前光沈浸經史食息濡染不離典訓萬曆戊午

以春秋薦于鄉累試南宮不第署永嘉縣教諭修學宮闢講堂劉香餘孽出没海上建關隘絕勾引厥越底寧方略多自君出除重慶府推官居官計口食俸禁誅求省廚傳所至不知有官獮大奸析大獄斧劈理解奏成于手中雖賁育不能奪也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尚方從事括倉穀儎舟船咄嗟立辦民不告病督兵勦賨簡諸酋水陸並進弓刀相御歸師過峽班馬之聲蕭然滿考當內召蜀人疾君彊直以隨爲絕地陷君其卒以成君者天也隨饑士就食粥廠

君曰可使士以饑餓失禮乎分粟以賑之士皆感泣潰兵過隨索餉譁釦震地君援兵登陴單衣入其營執帥手語曰軍之不供給守之過也殺守足矣無已則械守以見於督師監紀乎帥氣奪斂衆而去其從容應變如此君為人孝友順祥內明外柔尚書久宦雷州篤老君晨昏娛侍雷州忘尚書之不在側也尚書病將析產君請以分諸弟尚書頷之終喪藉以告于几筵終其身未嘗有德色于諸弟也君長不滿六尺退然如不勝衣耐勞苦甘淡薄補衣蔬食如後門

素士經術之外兼通象緯數學柔同悟眞其家言
博饔祕戲無不通曉與人居陶陶永夕飲酒至
一石不亂確守家法重規疊矩稱心而言擇地
而蹈蓋溫文樂易深中好修之君子也其所成
就奇偉激烈乃如是君遇害時春秋五十七娶
恭人戴氏生三子肇森高才生以尚書蔭入太
學肇樑肇彬孿生子也肇樑奉　詔祔祭隨嘉
二祠與肇彬俱廩生繼室包氏生一子肇棻女
二人孫男六人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
賜葬于東荒之新阡而戴恭人祔肇森奉其宗

老司寇公所撰行狀及排纘行略哭而請于余曰夫子在先朝草張與文制詞載在冊府先人闔門殉義與與文等而慭綸或後焉惟夫子衮而賜之銘是先人與與文俱不死也余喟然歎曰與文事聞高陽公掌樞部召見其孤撫而哭之手自題覆請于　先帝峻秩世廕虔越彝與迎柩于蜀給符傳而遣之其所以崇奬激厲若此之至也今之當國者政以賄成厭薄仗節死義之事惡其矜吾畢牘君之獲斯典者亦幸也覩于與文與君可以覘國矣敢不志而銘諸銘

日
江漢迴復拱趨　顯陵天造地設萬靈式馮漢
東之國隨爲後蔽如人肩背心膂是衛烈烈徐
君效死守隨隨亡身隕寇戈北迴如隄受水捍
禦奔敗岸齧隄崩水勢亦殺煌煌　顯陵原邑
膴膴空曲鬱盤王氣自古衣冠月游陵樹葱青
帝眷南顧慰我光靈父子肉糜婢妾屍枕闔
門封層以保　陵寢　帝曰念哉女卹女祠功
崇報夷過在所司賀蘭環顧始輿不作陷巡莫
問議壹誰駁下有青史上有白日假彼貞珉奮

此直筆疇司戒律疇秉國成義則竊取讒鼎之

銘

張昭子墓誌銘

君諱弇之字昭子兵部左侍郎堂邑張公鳳翔之孫威縣知縣幼安之子也崇禎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卒年二十有二既葬司馬公自長安詒余書曰吾有四孫弇之其叔也生有奇表嶷然異凡童始教方書受甲子矩步規言無子弟之過從吾戍于潼關歷少室度崤函上太華絶頂登高望遠志氣廓然所謂鴻鵠子有青雲之

意也家世受春秋從西華里先授詩焠掌燎髮六十日通曉六義於羣經皆然嘗病劇醫敎之輟書三日恚曰人可三日廢學耶晨興扃户啓東窻炷香迎日而拜退而箋之小櫝曰某日告某日不告知其日必告天也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從其父于戚戊寅戚陷于奴痛其父之歸司敗也蚤夜呼憤願以身代已而喪其母食無鹽酪居無爪剪踰小祥不勝喪而卒痛乎天之祝余也弃之好讀薛文清之書修容整襟如見其人天不假年而使之不得有成天其無意于

斯文乎弇之死矣非假諸名筆無以留其生面且以志吾悲也敢以墓中之石請幸無辭焉余嘗聞唐人陳元敬之言曰幽觀大運賢哲生有萌芽時發乃茂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四百年幽厲版蕩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赤龍以來迄于我明三百年貞元周復之一會也天既篤生昭子又從而芟薙之天之意其可懼也昔者王仲淹十歲而侍銅川知其憂王綱不振生

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將亂也遂有元經之受昭
子之告天也其此志乎離經辨志尊師取友其
銅川歌伐木之年乎元會休明君師道合坤師
之占不當兆于斯世昭子用是短折嗚呼其又
可幸也以此志昭子而解司馬公之悲其可乎
昭子娶蘇氏生遺腹女曰慰家蓋昭子死踰年
而威縣之獄得白銘曰
有明崇禎龍集癸未葬張昭子于梁水之原獲
麟之後二千一百三十餘年嗚呼奈何乎天
鄒孟陽墓誌銘

李長蘅若愛武林山水歲必一再游其游也以鄒孟陽爲湖山主人花時月夜晴雪煙雨扁舟幅巾茶爐筆床未嘗不與孟陽俱長蘅高人朗士秀出人表歌詩圖繪與湖風山雲互相映發孟陽鈎簾據几隈俄其閒山僧舟子皆能指而識之長蘅于畫矜慎自娱不受促迫顧獨喜爲孟陽畫西湖江南卧遊册凡三十餘幀孟陽所至必攜之以行曰長蘅與江南山水皆在吾篋笥中矣長蘅買山西磧下環山三十里皆梅花花時千邨萬落漫山炤野欲搆小閣臨之名曰

六浮孟陽過而樂之許代卜築焉長蘅爲詩曰十年山閣不得就却負青浮日夜浮故人一見豁雙眼何日三間銷百憂百年有錢作底用一朝卜築偕行休長蘅卒孟陽家益落閣竟不就挐舟吊長蘅還登鐵山酹酒痛哭而去歸而祀長蘅于小築生平師友祔焉春秋佳日摖尊剪菊山僧故人取失助祭其崇尚風義絶出流俗皆此類也晚年山水之情彌勝偕老僧游天台軍持漉囊居然雨衲子也訪余拂水輙留連旬月携臥遊冊索題曰吾遊天台挾此冊與俱長

衡有知當偕我越檜溪凌石橋耳其託寄如此

盂陽名之嶧其先世元末鎮撫海寧居東門外至今地名鄒家渡四傳徙錢塘東溪以貲雄里中至盂陽讀書好修爲知名士不事生產老而貧困以死崇禎癸未六月某日卒年七十𠄘曰某某年某月葬于某地之阡昔盧簡辭遊伊水別墅霰雪微下忽有蓑笠牽蓬艇白衣與衲僧同坐炊桐皈烹魚煮茗泝流吟嘯使問之乃白傳同佛光往香山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逸之情莫及余誌盂陽詳書其與長蘅游跡如

此世有簡辭其可以知孟陽也銘曰

猗鄒生標美譽儒行修內美具通經術函雅故慕節俠鄙章句萬卷書籤軸互手朱黃自題署師雲棲奉檀度友檀園共毫素攬湖山寫情愫生寂莫死遲暮神之游非丘墓西蹟趾石橋路

抑菴姚君墓誌銘

君諱以高字汝危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諱思仁之第三子娶項氏故襄毅公之孫女鄭端簡公之自出而中翰皐謨之女也姚世爲嘉興人洪武初始祖成一奉直粧鑾司隸匠籍生二子曰

聰曰明遂分南北支聰子敬有女諱妙莊生有
異徵嘗見盥水中日月雲霞爛然五色羽扇夾
兩旁　憲廟選妃江南妙莊在選中髮短不任
髻渡松江髮忽長八尺故地名八尺生　皇第
九子壽王冊封端懿安妃官其弟福員世錦衣
百戶是爲北支明之孫諱緯緯生烈烈生履道
履道生太傅皆以太傅貴贈宮保是爲南支君
沈厚精敏浴稟教飭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
項孺人生於盛族恭柔専勤佐君以事其親雞
鳴宿戒凜凜如也君少與伯仲二兄掉鞅詞壇

久之伯仲皆以父任爲郎君數踏省門以乙榜謁選當得郡倅奮欲以制科自見不肯就從太傅游兩都諳曉臺閣故事訪求兵農利害邊徼阨塞以儲偫有用之學太傅守南京兆君檥舟江干徒步郊關問得都市奸猾惡少主名及其根株囊橐太傅立遣使掩捕論治奄忽如神京兆以此大治天啓中　皇極門告成有旨庀三殿工太傅仰屋咄咄君從容請曰大人不見璫兒媪息恍恍拌拌以將作爲市耶竭帑藏盜名爵張奄燄在此役也大人且休矣太傅大悟

立抗疏請停止無何遂得請歸已而復交關與
作　先帝彌留之日猶用殿工拜官濁亂朝著
太傅顧君而歎兒之免我多矣君之喪母唐夫
人也念無以報罔極痛不欲生孺人曰盍盡出
先姑鏡奩貲用以廣母慈資冥福乎編茅於三
塔寺側食餓者衣寒者櫝埋死且殣者合掌讙
呼祝姚夫人升天聲與浮屠下上於太傅之壽
也亦然太傅年益高伯仲皆宦游君孺人聽聲
辯色損飯益衣太傅甘寢燕息神明太和崇禎
四年太傅奉　詔存問扶掖駿奔燕勞贈賄禮

無違者是年八月孺人卒閏十一月君亦卒且死皆以老人爲念語不及私君生二男子長曰滁郡諸生孺人出也次曰溥國子生庶陳出也女子三人皆庶出也於是以癸未十二月甲子合葬於嘉興縣三宿字圩之阡而滁奉其婦翁譚工部狀來請銘在昔東京楊袁爲漢名族華嶠以謂能守家風袁不及楊唐房太尉琯以德行爲相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啓爲鳳翔參軍人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太傅博大傑魁爲時厖臣君握文矯志晨昏有助夫婦娩德厥子趾

美雖楊房之子弟何以加諸澥游吾門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可尚也已銘曰

君年四十有一繫之易得河圖四面之四十而餘其一饍人年三十有七繫之皇極得邵氏之三十六宮而亦餘其一餘一爲奇餘二爲偶歸餘於二子以昌厥後嗚呼吾非瞽史蓋聞諸姚氏之叟

金文學墓誌銘

武林金子漸臯以崇禎十六年八月幾日葬其父而爲狀來請銘曰君姓金氏諱某字某祖諱

某生四子長爲君父諱某舉癸卯鄉試爲邳州守次則御史某也君少孤束髮爲諸生不事生產邳州老于公車將之官驚其居于御史以治裝風雨之夕御史家奴促令徙居君之伯兄臥病其妻徐孺人與其長姒負墻匿門扇後行無燎火彳亍泥濘中比至旁舍乞容榻之地以置伯兄而身與徐孺人露坐以待旦未幾伯兄夫婦相繼歿邳州久官不歸送往事居庀治喪葬歲逼除突煙不起與徐孺人相對空案而已邳州在官時爲兩幼叔娶婦爲兩大母卜改葬罷

勉有無備所不堪及其歸而析產田取其磽瘠者器什取其刓敝者又舍故居而別僦居于市曰吾不欲遠嫠婦弱弟傷老人心也其孝友篤摯好行其義若此君自以不得志于場屋督課漸皐甚切然嘗正告之曰士君子以立身爲本功名富貴非所急也御史爲人飛章劾王耀州至今以爲諱可不戒哉漸皐旣舉于鄉卓然以名行有聞君之教也君卒于崇禎辛巳五月享年幾十有幾子三人某某某女三人孫五人墓在仁和之南山漸皐言君故有大志易簀之時

執漸臯手而語曰民窮矣盜益起吾欲以七事上于朝而未能也汝爲我成之漸臯問七事云何瞑不復言矣銘曰

有美一人婉淸揚目營四海滯堵墻彌留之言何琅琅載筆入棺告上皇啓爾後賢繼述長安寢巨室無盡傷

朱府君墓誌銘

君諱萊字左元其先自雒陽徙崑山貴州按察司副使諱熙洽之次子也君少於其兄懋四歲副使以授易爲大師多君之才令治春秋遂以

春秋名家副使舉進士宰潛江清田築城簿籍
叢劇君手自繕寫勾稽會較首尾鱗次副使歎
曰助我理潛者是兒也副使自閩歸罄橐中裝
買舍旁廢宅君兄弟舉倍稱之息斥而新之副
使縣車歸老華堂燕寢俛仰極樂不知其所繇
辦也君遂棄去舉子與伯氏晨夕子舍娛侍百
方山川登涉歲時燕賞畫船游屐周流數百里
閒廚傳供張皆取給于稱貸城南數頃盡析入
於子錢家而不使其父知也伯氏病困收責者
塞戶副使聞狀大怒命君出其所有謁親知爲

率錢會期一日盡償長子宿負人或謂君若他日寧有避債臺乎君歎曰我豈不自知非計哉顧親老矣今又不樂忍令知兩子皆廢產損老人眠食乎君且休矣副使沒君以其田廬按籍予債主一夕而盡歲大侵瓶無儲粟撫其子日爍笑曰此萬金產也與二三故人抃闊談讌修隻雞近局之樂及見其長女壻王志堅舉進士與日爍舉鄉書而卒君少卓犖負奇氣從副使宦游江楚江山鬱盤登臨弔古作爲歌詩曼聲高歌投其稿於江流而去嘗語日爍曰古之學

游江楚江山鬱盤登臨吊古作爲歌詩曼聲高歌投其稿於江流而去嘗語日爍曰古之學者爲人致君澤民是也今之學者爲巳榮身肥家是也其托寄不偶如此君以萬曆甲寅十二月卒年五十有九妻徐氏勤勞共儉共養舅姑饘酏酒醴芼羹必躬必親於孝養有助焉後君十年辛年六十有九子二人長日爍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次日燧某年某月葬某地之阡日爍涕泣來告曰日爍狀吾先人之行事十有三年矣思得一命以慰九京而後謁銘於夫子奉職無

狀身爲僇人幸得湔洗奉先人之丘墓不及今乞銘以葬豈歐陽子之所謂有待者乎夫子其何忍辭余曰諾銘曰

半通者綸四尺者土壹行孝友之傳片牘而已矣嗚呼其孰與千古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一

墓誌銘

顧端文公淑人朱氏墓誌銘

故光祿寺少卿歷贈吏部侍郎謚端文無錫顧公諱憲成之配曰封淑人朱氏年九十有五崇禎十六年某月某日考終於涇里之內寢其年十二月某日祔葬於端文之阡次子南京戶部主事與沐踏門而請曰願有述也余年十五從先夫子以見於端文端文命二子與渟與沐與之游今老矣白首屛廢實與東林黨論相終始

淑人之誌非余其誰宜也端文少而貧淑人父處士才而字之贈公以一豚肩一束帛納采處士顧大喜端文舉高第官吏部淑人食脫粟衣補衣戒其家人闔門操作曰夫子猶故書生也我知爲書生婦而已端文砥柱國論再起再謫淑人曰夫子猶故書生也我猶故書生婦也脫粟補衣故自若也吾何患焉端文闢講堂於東林朋徒歙集學禁黨禁謡諑洶涌端文歿謗焰滋甚淑人教戒子孫謹守先業安以待命　今上即位黨禁乍解端文首見伸雪淑人身登耄

耋晨昏炷香膜拜禮佛祝　聖天子萬壽優游
令終五福咸備嗚呼可謂難矣端文爲人虛和
閑止不關世事凝塵委衣危坐終日淑人庀治
家政聽屛內外傳敕不絶子姓僮奴廩廩如也
洒埽澣濯酒食米鹽井井如也端文晚多病宿
外舍淑人處方藥視席薦墐扃塞戶夜分而後
卽安及其爲大母稱太夫人春秋高矣辯色而
起必先其家人篝燈補紉穿針引線小女子弗
如也端文終身爲老書生淑人終身爲老書生
婦勤勞恭儉九十五年如一日也端文敎子不

甚督課淑人時加譙責予大杖二子每晝紙爲
棊局隱帷幔中惟恐淑人刺得之也與淳才而
夭淑人哭之慟教與沐及諸孫益勤與沐爲郎
有聲其子樞及與淳之子柄皆登賢書端文之
後滋大嘗觀萬曆天啓之際鈎黨之小人其所
以斬艾賢才朘削國家之元氣者可謂至矣幸
而祖宗德澤深厚小人之朘削不足以勝之如
端文之一身生而禁錮死而昭雪天開地闢在
反覆手之間而淑人從雲霧晦霁之餘再見天
日令妻壽母高明顯融國家之元氣勾萌甲坼

引而未艾於淑人有徵焉余志淑人之墓因而

著國家有道之長所以殊異於漢宋者謹而書

之亦庸以信於國史銘曰

唯淑人之德叶於圖書得其良夫以相碩休唯

淑人之福稽於皇極詒厥子孫類以永錫何以

諡之端文之端節其一惠其誰曰不然

旌表節婦李母沈孺人墓誌銘

嘉定李君名芳字茂材舉萬曆壬辰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踰年而卒妻沈氏年二十有六截

髮自誓撫三歲孤宜之底於成立天啓七年巡

按御史上其事于朝　詔旌表其門在所居之
南翔里崇禎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卒享年七十
有三十六年十一月合葬于南翔之稱字圩宜
之具書來請銘初茂材既第入翰林太公攜孺
人母子入京乘官舫擁符傳蒼頭驛卒傳呼邌
涌比入都門茂材病彌留矣柩車南還幼孺委
褥孺人頓踊呌號與舟船下上道路皆咨嗟流
涕自時厥後送往事居恭老慈幼握冰履霜辛
勤殫瘁凡三十六年而得旌旌二十四年而歿
孺人之爲婦也太公朝夕洗腆必洗手而薦之

不以委僕妾太公歿庀治喪事伯叔曰婦癸也不宜先孺人曰未亡人冢婦也不敢後比析產伯叔咸讓孺人孺人取均焉君子以爲順孺人之爲癸也臥起柩旁者百日不茹葷血飯精鑿者三年不易笄服非喪祭不出戶限者十五年椎髻繩髮斥鉛華不御不赴讌飲觀里社者四十七年如一日君子以爲貞孺人之爲母也宜之少長負劍而誨之曰汝父雖不祿有伯叔在猶汝父也有父之執友程孟陽鄭閑孟在猶汝伯叔也汝能讀書修行不愧汝父有餘師矣宜

之以孤僮自奮數踏省門不見收軟語慰諭黯然神傷而已君子以爲慈茂材有弟長蘅多四方之交宜之有見焉則引以見于先生長者皆曰孺人有子長蘅久困公車或勸其就祿仕孺人曰叔性有皂白傲世而不喜俗人此非可以乙榜入仕者也買山而居奉母偕隱不獨可以全素尚亦所以藏拙也長蘅感其言遂終身不出其賢明辨通皆此類也孺人生子男子一人即宜之女子一人孫男女七人其先世崑山之名族也祖諱某早卒祖母王氏撫其子家貧以

節婦旌門李太公繼娶于崑與象賢相好也知其女賢故委禽焉茂材初往女氏王節婦見之不懌曰此子才當早貴然而不壽已而撫孺人歎曰我固謂兒似我天命之矣其可若何父老至今傳道其語以爲節婦亦有種也銘曰

烏頭雙闕南翔之里有幽新宅瘞銘于此旌門之銘以俟太史

太原府推官唐君墓誌銘

萬曆庚戌進士舉南宫者三百人軒蓋嗔咽車塵人面冥蒙合沓有兩人焉軒軒然傑出衆中

永昌石應嵩兆甫宣城唐公靖君平也兆甫長九尺餘昂首聳肩胸背豐碩歸然如天神甲士君平長八尺餘修髯等身談笑風發洒然如羽人劍客兩人所至輙隱蓋數百人都人走卒相聚指目余嘗語同年生此兩人者遠不如王威寧韓襄毅近不如梅麻城李長垣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兩人聞之交相得也荏苒三十年兩人皆仕宦不達前死而余亦窮且老矣君平之子允甲謁余虞山泣而請銘其墓嗚呼余何忍不銘君平初名一相後改公靖君平爲人孝友誠

信樂易倜儻輕財重義不侵爲然諾雖爲書生
屢脫人于阨不矜其功人以長者歸之萬曆乙
酉舉于鄉年五十猶困公車携家居長安矜名
節遒輕俠盱衡抵掌傲睨公卿間長安諸公盡
出其下又八年舉進士除太原府推官太原省
會叢劇奸利盤互案治決遣奮髯抵几豪右莫
不懾服三娘子款塞君平捧檄往諭宣布朝廷
威德反覆數千言聲如殷雷大虜羅拜幕下呼
爲天人君平謂虜雖强餌不可饜我雖弱備不
可弛宜有以伐謀伐交不當朝夕惴惴竭天下

以奉西北上備禦三策慨然有試屬國係單于之志邊吏忌其能中考功法罷歸僑居白門結廬雨花臺下杜門縱酒酒酣捋鬚嘆息曰此于思者如故髮則種種矣忍效碌碌者蘇而後上哉甲寅四月某日卒於寓舍年六十有幾卒之日摒擋箱篋敝衣數襲而已當君平去太原時兆甫亦以江陵令謫調靈寶坐譙樓指揮躍馬掩殺礦賊數千人遷南庫部郎築浦口城以勤事死兩人既死余屏居田里追念疇昔相期之語輒汍瀾太息久之嗟乎同籍之士蓋有壯盛

遇合枋楄筅摧牙纛者余固嘗目笑之而決其無成也謂余言皆不驗何其不幸而中也謂余言而驗其於兆甫君平又何如也豈士各有命而余言亦偶驗偶不驗與抑余固目論而其言之驗不驗亦不足務與不然則人才世運兩相折除使余之言不驗于才臣志士而獨驗于輿尸折足之徒與嗚呼其可嘆也已君平爲宋叅知政事質肅公之後四世扈從南渡徙歙宋季徙宣城十二傳爲處士汝奇君平之父也某年某月葬于某地之阡子三人曰允甲允年允中

孫幾人允甲博達有父風固於是乎在銘曰
鬱鬱者髯髯如其身堂堂者身身如其人兼資
文武漢之朱雲平陵東郭丈五之墳孔明有言
取以銘君未若髯之絕倫逸羣

中憲大夫四川敘州府知府趙君墓誌銘
余弱冠則與趙文毅公之二子叔度季昌游叔
度激昂自喜眉宇軒然籠蓋人上季昌敘州君
也沈實恭謹刻苦於學嗛然如有所不足皆所
謂佳公子也文毅公剛腸直節獨立當世没而
謗熖騰涌門戶漂搖君兄弟叫號呼憤蓬跣走

愬而叔度又早夭君獨身搘柱茹荼攻蓼垂三
十年人皆曰文毅有子　熹宗即位詣闕上書
具陳先臣當國本危疑請建儲爭竝封擁右
先帝宜見卹錄大臣鄒忠介趙忠毅諸公主其
議君得蔭入監越三年請補給文毅公吏部考
滿再贈太子少保蔭一孫中書舍人推以予叔
度之子於是文毅公之卹典大備而其遺忠葢
暴白於天下罷敘州歸七年其子士春士錦同
日而舉南宮閭里聚觀嘆息父老有泣下者人
咸歎善人之有後而君之劬躬燾後爲難能也

初以文毅公恩補太嘗寺典簿遷太僕寺丞升
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轉福建司員外郎出爲
四川敘州府知府府君治官無大小不苟簡不屑
以任子爲人蹈籍信眉瞪目重自矜奮所至以
廉辨稱敘古戎州地鎮雄烏撒烏蒙東川四夷
府偪處皆以水西爲大府自奢崇明逃死水西
與安酋連結謀窺全蜀而敘爲兵衝君莅郡下
敎屬邑聚鄉兵以數千計募僧兵五百人博力
勾卒分戍設守次年兩酋擁衆大至君腰刀跨
馬部署僧兵營於翠屏山柵壘屹然烽火相望

賊侗疑不敢進初議歛兵守江城君曰舍門戶而守堂奥示賊弱而縱之入非計也命長槍强弩列守水渡戒陸路勿與戰悄陿陡折礌石銃礟自上而下賊屢進皆重傷建武之戰斬酋首數十級遂改攻永寧遁去監軍劉副使于賊營獲二圖一先下敘州截江門一攻永寧監軍歎曰敘州不堅守全蜀其如何矣夷府日把以買鹽布爲名宿留内地爲水西閒諜君出令募投充伍三日不上以奸細論諸𠀋把㑋夷法嚴潛渡江引去督健卒驅其伏匿者五百人賊無内

應不敢復窺敘矣君條善後諸事上夷府鹽布
議曰國初制給夷府鹽布鹽出嘉定大洪井中
布買之民間商人給引從永寧路輓輸夷人不
許出境奢崇明敗永寧關稅絶上臺謀制水西
優假各夷府題許入境叩領又刊定額數鎮雄
烏撒鹽十萬觔布八千疋烏蒙東川次第減損
以為各夷府自贍有限將不暇轉給水西此一
奇也然而行之數年卒嘗其害何也夷人不能
入境叩領中國穿室發冢髡鉗亡命之徒竄逋
爲僕虜一旦充使沐猴而冠竊入內地傳相勾

引四出罔利富順各井販鬻鹽觔不復拘大洪之舊布則村巷機杼聽其收買鹽曰十萬實踰百萬布曰八千實八萬不止矣 朝廷用各夷府爲爪牙衆氏一女子加參藩職銜各漢把俱驕子視之每鹽布啓行掭持兵刃公然運輸吏卒不敢仰視況詰問乎此令初起各夷猶以黃蓮茯苓之類入 內貿易迨其浸淫在內奸民反出銀買其文書支領謂之紅錢于是夷地鹽布愈多價亦賤且掄捆狠藉而不可計能禁其不入水西乎今日欲清奸宄杜邊釁必守 高皇

帝夷人不許入境之令而後可國家制水西當
有長策不在區區鹽布即欲鹽布勿入水西必
申明商引絶其闌出使各夷府貴如珠玉而後
可是數者較之舊制利害懸殊職愚以爲復舊
制誠便議上當事者置不省是年外計中考功
法罷歸君治郡廉平當得上考不知其所坐國
家有事西南夷思得公忠彊幹之吏宜力彊圉
而以無罪黜免此可爲歎息者也官刑部時迸
奄竊政發憤草奏以使行不果上士春登上第
官史局論武陵相起復謪歸君以特羊告家廟

喜極而泣曰文毅公拜杖時腊肉猶在孺子盈
吾志矣川貴敘功准復原官遂不復起其卒以
崇禎辛巳之三月年六十有一君諱隆美季昌
其字考文毅公諱用賢其先世具文毅公神道
碑娶何氏子六人女六人孫男女十九人癸未
十月初七日葬羅墩之新阡君長于余一年實
兄事余昫濡佽助久而彌篤每誦蘇明允之言
曰知我者惟我父與歐陽公也輙拊掌太息者
久之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少長憂患曉猶㪅霜心怦怦若危弦眉蹙蹙其

不舒臨没之言一何欷歔蓋終其身盤回于羊腸九折而未嘗閉顏騁足自放于九達之衢嗚呼其斯以爲仁人孝子之準的而勞臣志士之權與

湖廣行都司斷事蔣君墓誌銘

君諱國玞字公韞福建按察司副使蔣公諱以忠之次子出後于其弟御史公諱以化者也副使篤學好修寛然長者歷南北郎署出守廣平君皆從橐饘細碎有晨昏之助御史精强饒心計晚而無子君逡巡不欲往曰䂂相氏之圃爲

人後者勿入我何人哉其宗老強之而後可田
廬畜積多所推讓人以爲難以國子生謁選除
湖廣鄖陽都司斷事攝令于鄖潔身者事鄖人
懷之無何致其事而去居里閈之間恭大慈小
履順考祥凡八年而卒錢謙益曰吾里中縉紳
之後有子克家者人于君無閒言而惜其不獲
射策甲科以光大其家世于之論則不然夫甲
科之在一鄉其賢則祥麟威鳳也其不賢則檮
杌貘貐也彼且憑藉高華倚恃氣勢布桀黠爲
爪牙修竿牘爲鋒刃朝篡取一人焉藉其家暮

篡取一人焉僇其祭怨謗弘多寃對叢集而猶軒然自喜以爲無如我何也惡貫滿盈福澤垂盡鬼瞰其室神奪其算乞兒販婦莫不交口而咀嚼之爲賢士大夫者亦何樂乎有是子孫哉馬少游有言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如君者孝友順祥逡巡退讓爲佳公子爲賢子弟爲淑人君子視世之射策甲科濫食鄉里以蹻跖自豪者其賢不肖奚啻霄壤而世之目論者顧猶重彼而輕此則亦傎矣吾志君之墓蓋執筆而三歎焉牽連

書之以告于閭史其亦有不得已也夫君卒于天啓丙寅年十月享年五十有七妻陳氏刑部左侍郎莊靖公諱瓚之孫貴州右叅政諱禹謨之女服習家訓撫庶出之子廣生如已出病革語廣生曰汝父賢而未有聞也吾聞錢先生爲銘辭取信天下吾先夫子旣得請矣汝不忍汝父之死而沈泯也必求先生銘吾亦可以見汝父于土中矣於是廣生以崇禎癸未臘月十日庚午之吉合葬于平墅之新阡奉其母之墜言以來請銘銘曰

祔也合之旣固旣安我篆斯石比于張圓後千斯年尚知其妻之賢也

毛君墓誌銘

吾有布衣之友曰繆希雍仲醇國之高義不侵爲然諾者也應山楊忠烈公爲書孰令問邑之耆老於仲醇仲醇首舉毛君以對歲大水屬耆老分賑君載官粟益以私囷扁舟撇舞白浪巨門比返則突煙四起矣石塘之役君爲植土實石堅滿悍遠徙楊公迎而拜焉勞以酒帛請以遺八十老母楊公歎曰今之毛義也君娶戈氏

於仲醇爲彌甥婿仲醇數爲余稱君因遣其子鳳苞執經余門故知君爲詳君少讀書諳曉經義內行修謹彊力耆事指麾風發其中寬然長者也母七十斷右臂垂死君頓踴哭禱日中有人持雄冠雞篚門疾呼曰傳其血可以療媪如其言而差不知饋雞何人也尤久客歸臥疾上雨旁風穿漏床席趣僦工新其廬病起兩榮翼然負日而歎吾弟之瞳我多矣天啓四年六月君卒年五十七楊公哭之慟爲文以祭以仲醇之言爲徵崇禎二年十一月戈孺人卒年六十

三君殁而二親未葬文襄事有加禮臨穴慟絶日移晷而蘇其純孝如此君諱清字叔漣祖父居東湖之濱以孝弟力田世其家君尤精於農事重湖複陂隄塍相轄爲溉爲陸百穀蕃廡鄉邑有鼛鼓之召急病讓夷望君如望歲焉毛於是乎始大萬曆間貴溪徐貞明建京東水田策其議實自仲醇發之當是時戚將軍欲籍南兵願農者以實屯而仲醇謂當辟召南人善田者量能授官課最實效徐公去國事遂寢今天下多故軍興繹騷　天子采用羣策設專官建節

鋟慨然舉行矣誠令踵泰定之蹟考徐公之書
釆仲醇之議放漢人趙過蔡癸以農爲大官之
意得如毛君者數輩布列爲農官周官大司徒
教稼穡樹蓺制地征之法可舉漢二千石遣授
田器學耕稼養苗之制可放前元海口萬戸之
官可復屯種可興漕輓加派可漸省而今也爲
人擇官不爲官擇人畢犢書生置之田畝不知
南東何屯政之爲也天下之事利害相蒙而名
實不相副也可勝歎哉余志毛君之墓追思徐
公仲醇故事俛仰太息而系之銘曰

國初立法經界既均乃立巨室以聯細民惟蘇沈氏以方穀聞　高帝召見錫予便蕃卓犖乇君奮跡力田聯事急公鄉黨歸仁賈其材略㑅牧與屯通侯虎符何足以云戈莊之阡昆湖之濱禾黍芃芃達於墓門德則當有請考斯文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一